

# 史学 论集

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 史学论集

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部史学论文集，共收录了包括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等方面的论文十八篇。这些论文有理论探讨，有专题研究，有史料新考，材料翔实，立论新颖，论证透辟，具有一定的创见，其中部分论文是提出问题与国内外学者进行商榷的，也都言之有据，力求以理服人。可供高等院校历史系师生、中学历史教师以及其他史学工作者、爱好者研究、参考。

## 史 学 论 集

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编

责任编辑 王 月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商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印张 200千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统一书号11219·75 定价1.55元

DA74/03

目 录

经济史的研究对象、重要性 和研究方法述略	高 敏 ( 1 )
东汉时期我国南北方经济发展 速度的不同及其原因	袁祖亮 ( 23 )
东吴人口问题初探	张旭华 ( 33 )
东吴为何要远航辽东	李林森 ( 49 )
周朗经济思想浅析	郑有国 ( 60 )
关于北魏《元谡墓志》几个 问题的考订	刘汉东 ( 67 )
关于科举制度萌芽问题的探讨	庄 昭 ( 73 )
关于唐德宗建中、兴元年间泾洲 屡乱的考察	胡宝华 ( 90 )
宋代科技杂录	刘铭恕 ( 100 )
关于明代松江棉织业的地位 及其经营方式的探讨	王兴亚 ( 105 )
嵇文甫在抗日战争时期 .....	李道雨 李育安 翟本宽 ( 128 )
《读史拾零》八题	高 敏 ( 138 )
关于仰韶彩陶花纹中的图腾 崇拜问题	李友谋 ( 155 )
商代农业与手工业分工的 基本状况	陈 旭 ( 165 )
印度支那古代社会的历史特征 ——着重于扶南的研究	〔日〕杉本直治郎著 陈显泗 许锡范译校 ( 178 )

老挝封建租税形态初论·····	申 旭 (200)
简论苏德条约签订的历史意义·····	黄家泉 (214)
论库尔斯克会战的历史地位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詹方瑶 (234)

# 经济史的研究对象、重要性 和研究方法述略

高 敏

## (一) 经济史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和不同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矛盾特殊性,才使得各门科学彼此区分开来。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说的:“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经济史既是一门科学,也自然有它的特定的研究对象。

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为了弄清它,首先有必要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谈起,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又是什么呢?根据恩格斯的教导,政治经济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他说:“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①接着他又指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这就是开端于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并创造性地确立于马克思《资本论》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②由此可见,所谓狭义的政治经济学,是指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和消亡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指出这部书的研究对象是:“我

们要在这本书中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③依此而言，则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就应当是以人类社会出现过的各种生产方式以及和各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这就是说，不论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和广义的政治经济学，都是以人类社会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诸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所以，列宁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制度。”④换言之，政治经济学所着重研究的，是构成社会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方面，即着重研究人类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诸关系的相互作用及其发展规律，而不涉及它的生产力方面。而经济史，作为研究人类社会各种经济状况的发展规律的科学，它无疑同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一致之处。换言之，经济史需要研究人类历史上各种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繁荣和衰落的历史过程，要研究与各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诸关系间的相互作用和运动规律。这就是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本相同的方面。

但是，经济史毕竟是历史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政治经济学是两门不同的学科，因此，在研究对象方面，也有不同于政治经济学的地方。作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首先是社会生产、生产方式的发展史，而生产方式，是由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方面构成的。因此，要研究生产方式的发展史，必须同时研究构成每一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两个方面。这就是说，在研究人类历史上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不同的分配关系、交换关系以及由此而决定的不同的阶级结构等等的同时，也需要研究人们进行社会生产时所使用的生产工具的状况、制作、革新及生产技术和人口等方面的问题，还需要研究使用生产工具的人的生产经验、生产技能等状况。又由于作为人类的历史科学，除了需要研

究构成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和体现它的经济制度外，还需要研究决定于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因此，决定于不同经济基础的各种社会经济政策、经济立法和经济思想等等，也应当是经济史的研究对象。

如上所述，经济史是介于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科学之间的一门科学，它的任务，似应是把政治经济学所揭示出来的关于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与分配的一般经济规律，运用到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历史研究中去，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状况、生产关系的性质、作用与表现形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社会的阶级结构与阶级对抗以及经济政策、经济思想的影响等方面，去阐明一般经济规律在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形态及其变化发展。因此，作为经济史这门科学的具体研究对象，应当是每一社会形态下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于所有制形式的阶级结构、产品分配、交换与消费，体现这些社会生产关系的社会经济制度，决定于这些生产关系的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以及反映社会生产力水平与状况的各种经济现象与事实。再具体到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史来说，它需要研究我国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形态（因为它是封建所有制的主要形态），地租剥削制度和各种租赋、徭役制度（它们是封建社会分配关系的主要体现），农业、手工业、商业和交通、城市等等的状况（因为它们反映封建的交换关系的主要方面），地主阶级的等级划分和社会直接生产者的身分与地位（这是封建社会的阶级结构以及各阶级、阶层在生产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的主要表现），以及为上述各种关系所规定并为它们服务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这是直接反映社会经济和影响社会经济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此外，还有属于社会生产力方面的问题，如生产工具的制作、类别、使用与改进，土地的肥瘠、单位面积的产量、生产经验和耕作技术；人口的结构及增长的规律



等。

## (二) 研究经济史的重要性

首先，研究经济史，是研究整个人类历史的基础与前提。

人类社会的历史，包罗万象，头绪纷繁，极其复杂。它充满了各种人物的活动场面，留下了各种主张、言论、政策和思想材料，也出现过各种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和法律的制度；还有形形色色的变化不已的各种社会现象。各种人物之间的关系如何？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各种制度的产生、发展与废除的原因是什么？各种社会思潮的根源又何在？等等……。对于这一切，旧的历史编纂学都未能作出正确的回答，它仅仅给我们留下了一大堆混沌迷离的史料。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才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它自身的运动、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才得以揭示出来。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排除了人们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⑤

马克思发现了怎样的人类历史的规律呢？恩格斯曾经这样概括道：“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进程、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与方式所制约。”⑥在马克思这个伟大

发现的基础上，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并提出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的著名原理。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说：“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sup>⑦</sup>随后，他又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说：“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的基础……。”<sup>⑧</sup>列宁指出：“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sup>⑨</sup>斯大林说：“基础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设施。”<sup>⑩</sup>毛泽东同志更为明确地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的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sup>⑪</sup>

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一定的社会上层建筑这一规律中，经济基础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尤其起着重要的决定的作用。马克思本人曾经这样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sup>⑫</sup>正因为社会经济和社会经济制度，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因此，要了解每一个社会的全貌，必须首先研究它的基础，即研究它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制度，然后才有可能了解建立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即政治、军事、法律等制度以及同这些制度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才有可

能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终极的原因。所以，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寻找，不应当在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寻找，而应当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寻找。”<sup>⑬</sup>因此，我们如果离开对经济史的研究而想研究好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进程，实等于舍本逐末。这就是说，研究经济史，是研究整个社会历史的根本与锁钥。

其次，研究经济史，也是研究各个专门史如政治史、军事史、文学艺术史、思想史和农民战争史等等的基础与前提。

以政治史来说，在阶级社会里，一部政治史，就是一部阶级和集团之间的斗争史。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划分，是以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的不同、产品分配的不同以及在生产中的地位与作用的不同为依据的。各阶级或社会集团之间进行斗争的直接动因，也都是为了改善各自的生活状况，或者为了巩固已经获得的经济利益。国家制度的发展和各级统治机构的兴废，同样也与该时代的社会经济紧密相关。因此，一部政治史，实与其有关时代的经济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不了解该时代的经济史，则这一时代的政治史就成了无源之水。

以封建社会的农战史来说，情况也是一样。我们知道，要研究农战史，必须弄清每次农民战争暴发的原因、失败的症结和所起的历史作用等等。而农战史的这些内容，都是具体的，每一次农民战争都有自己的特征，决不是一个模式铸造出来的。因此，当我们研究农战史时，必须明白尽管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有其共同性的一面，但仍得把它们个性显示出来，籍以区别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农民起义，最后才能揭示出整个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由低级到高级的自身发展规律来。要作到这一点，则有赖于经济史的研究。只有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充分阐明了封建社会不同发展

阶段的社会经济状况、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特征、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具体面貌等等方面以后，才有可能揭示出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农民战争的特征，从而避免千篇一律的公式化叙述。

即使是同社会经济基础的联系比较间接的文学艺术史，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该时代的社会经济的制约，从而表现出文学艺术史与经济史的必然联系。从文学艺术的渊源来说，一定的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的反映；从不同阶级的需要与文学艺术的形式来说，地主阶级需要的是宣扬纲常伦理的经院文学、歌功颂德的庙堂文学、淫秽污浊的宫廷文学和脱离现实的宗教艺术等，它同富有生活气息的市民文学和民间文学判然不同。从文学艺术的兴衰来说，每当社会经济有较大发展之后，必然在文学、艺术方面有一个欣欣向荣的繁荣时期，往往是文学家和大诗人辈出的时期。至于文学家和艺术家们的思想倾向、感情好恶及表现手法等，虽有相对的历史继承性，但也同样离不开他们所处时代的经济条件。因此对文学艺术史的研究，也离不开经济史的研究。

其三，研究经济史，还能提供历史的经济资料和数据，总结社会经济兴衰的经验与教训；进而有助于揭示社会经济规律，了解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服务于当前的四化建设。

社会经济规律，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有每一个社会形态都适用的共同的规律，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的规律；有几种社会形态都适用的规律，如凡有商品生产存在的社会，就有价值规律在起作用；还有只为某一个社会形态所独有的经济规律，如资本主义社会有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封建社会有封建经济规律，彼此各不相同。所有这些不同类别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历史来说，都是客观存在着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只能去研究它、认识它、掌握它和利用它。而不能任意创造它和改变它。因此，只有认真地研究经济史，去认识这些客观的经济

规律，才能在自己的实践中，利用它为我们服务，以促进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进程。马克思正是在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之后，得出资产阶级必然要灭亡和无产阶级必然要胜利的结论的。列宁也是在研究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历史以后，得出了帝国主义阶段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的光辉结论，从而直接为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吹起了号角。在我国进行四化建设时期，如果能加强经济史的研究，也必定能更好地认识客观经济规律，以便更好地掌握它和利用它来为四化建设服务。

如上所述，研究经济史，揭示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是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根本，也是研究各门专门史的基础与前提，还是阐明一切社会变迁和历史观的锁钥，更是掌握和利用经济规律以促进社会发展的途径之一。因此，经济史的研究，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 (三) 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我们研究历史，最首要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它是我们研究历史科学的指南。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指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阐明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不同社会形态以及同一社会形态内部的不同发展阶段的规律性。总之，它为我们提供了一把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全过程进行深度研究的总的钥匙，使我们得以顺利地、准确地打开人类历史奥秘的门窗。恩格斯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的指南”<sup>④</sup>如果不把我们的历史研究包括经济史的研究，置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进行，就必然会迷失方向，得不出科学的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而且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

当然，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或者说用历史唯物主义总的思

维方法指导我们的经济史的研究，并不等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来代替经济史的研究，也不是把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话当作套语和标签而到处滥用，更不是任意剪裁历史事实使之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而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总的方法论去事实求是地、具体地研究一切具体问题，从而引伸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否则，必然象恩格斯所着重指出过的那样：“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sup>⑮</sup>

在明确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研究经济史的总的思维方法和理论指导之后，在研究过程中，还需要具体地运用它。因此，随之产生了一些具体的作法，或者叫具体的方法。

首先，要运用辩证的方法去研究经济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就是辩证法。但是，辩证的方法，并不能完全概括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总的指导下，有单独提出辩证法的必要。

运用证明法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典范。自《资本论》发表后，有些资产阶级学者称马克思使用的方法为“德国辩证法”。马克思自己也承认，他使用的是辩证法，但不是什么“德国辩证法”。他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sup>⑯</sup>这就是说，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人们头脑里的主观反映，即唯物主义的辩证法。

什么叫唯物辩证法呢？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sup>①</sup>可见，辩证法，就是从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角度去观察每一事物的方法。我们研究经济史，也必须运用这样的方法，把每一种经济制度和每一个社会阶级，都放到相互联系和彼此制约的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去考察，从而揭示其运动、变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其次，要运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

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指出：马克思所使用的方法，是逻辑的方法，同时也是历史的方法，是二者的统一。什么是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的统一呢？恩格斯曾经这样说明过：“对于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既然在历史上也象在它的文献反映上一样，整个来说，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末，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整个来说，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这种形式看来有好处，就是比较明确，因为这正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但是实际上这种形式至多只是比较通俗而已。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作。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那里开始，思维进程也

应当从那里开始。而思维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恩格斯的这段话，深刻地阐明了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的一致性。所谓逻辑的方法，就是按人类思维规律去思考问题与表述问题的方法，它要求理论上的前后一贯性；所谓历史的方法，即是按照事物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先后顺序去思考问题和表述问题的方法。由于历史发展的进程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于是人类社会经济范畴出现的先后顺序，同它们在思维的逻辑发展中的顺序就一致起来了。因此，当我们研究经济史的有关问题时，可以按照经济范畴出现的历史顺序去考察，只是要摆脱一些无关紧要的历史现象，排除那些对揭示经济规律起扰乱作用的偶然现象。由此可见，这种方法要求我们在研究经济史的过程中，对每一个经济范畴，都要根据历史事实，找出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最成熟的典型形态，从而确定该经济范畴的本质属性，进而追寻它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决不能单纯依靠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去构筑经济史的思想体系。正如马克思所说：“谁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互相连接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sup>⑩</sup>

其三，要用分析的方法。

我们知道，一切事物都有它的表象即现象，也有它的本质即内涵。事物的本质，要通过现象来表现。但现象只是本质的显相，并不等于本质。事物的现象，与它的本质往往是不一致的，特别是社会现象更是如此。所以，马克思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都成了多余的



了……”<sup>②</sup>正因为事物的现象与本质往往不一致，这就需要通过事物的现象去揭露它的本质，这就是科学研究的任务。

研究人类社会，同研究自然界不同，后者可以用科学仪器去进行观察，可以进行化合与分解的实验，前者却不能用这些方法。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sup>③</sup>由此可见，由现象分析其本质的方法，是研究社会科学所不可缺少的方法。

人们的思想认识，要怎样才能通过事物的现象去发现它的本质呢？这就需要运用分析的方法。列宁在教导我们如何认识社会各政党的本质时说过：“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要从发展中观察一切现象，不要只满足于作表面的描述，不要相信漂亮的招牌，要分析各个政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要研究预先决定这些政党的政治意义和结果的客观政治环境。”<sup>④</sup>毛主席也教导我们说：“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sup>⑤</sup>又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到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分析方法。”<sup>⑥</sup>研究经济史也是一样，人类社会的经济现象，纷繁复杂，要认识它们的本质，离不开分析的方法。古代史籍关于经济的史料记载，同一个问题有的歧异很大，而且往往只言其现象而不及本质，如果不运用分析的方法，既无法暴露史籍之间的矛盾，更作不到去粗取精，由表及里。因此，分析的方法，对于经济史的研究来说，须臾不可缺少。

其四，阶级分析的方法，是研究经济史的基本方法。

在整个分析的方法中，阶级分析的方法，尤其显得重要。我们知道，人类社会迄今存在过的诸社会形态，除原始社会外，都是有阶级的社会。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从属于一定的阶级，每个不同的阶级，又有着不同的阶级地位、阶级利益，特别